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八

賈復傳

宋范蔚宗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
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

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
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
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
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
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
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
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
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

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竒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鄆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

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我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享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

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

一年卒謚曰剛侯

鄧訓傳

范蔚宗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中理虜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

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明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羗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羗迷吾等由是諸羗大怒謀欲報

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
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
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强
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
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
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
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
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

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
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光掠無
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
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
乃得父母咸懼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
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羗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
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

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掄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箬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

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
餘頭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
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
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
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
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
憲以訓曉羗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
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

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四
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
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
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
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乃釋之
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

王丹傳

范蔚宗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嫻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

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軍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

謙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
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
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
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
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於家

鮑永傳

范蔚宗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

為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剪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

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

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
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
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
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
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二日而兵不下關東
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
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賜永
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

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
惟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
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
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
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
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
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
其畧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

人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強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

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

鄧暉傳

范蔚宗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

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憚
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
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逮並素好士憚說之曰當
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
功全人憚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
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為吏憚不謁曰昔文王
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

鈞故能立弘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
足而去耳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
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
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厯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
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
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
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

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楊州俊素聞惲名乃禮

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衆曰無掩人不
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
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
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
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
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
命願將軍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
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

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
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
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
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
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
首令應之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
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

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
明心憚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欽請為功曹
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
臨享禮訖欽教曰西都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
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
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
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
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

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讜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歛

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
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
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孟軻以強其
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憚業已強之
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
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
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既乃
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

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
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為松子今幸得
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
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
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
不到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
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
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憚

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
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
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
叅封尉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
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
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
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怨已量主知
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

安暉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
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
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暉再遷長沙太
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甫
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暉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
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郭伋傳

范蔚宗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太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滑惡寇賊充斥伋到

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
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
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
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
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爾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
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
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

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
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
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
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
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
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
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

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
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
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
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
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
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
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乃亡入匈
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

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及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廉范傳

范蔚宗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

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鈞求得之療救屢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西隴兆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

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
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因厄替亂邪
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
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
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
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
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
愚贛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

怒稍解問范曰卿庶頗後邪與右將軍襲大司馬丹有
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
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
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
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
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
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犄藉死者千

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
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
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
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
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
五絢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

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
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
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
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
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
竇憲以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
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瑯琊
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三十九

桓榮傳

宋范蔚宗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嘗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
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

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
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
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
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
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
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
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
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

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閔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竒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

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

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

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
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
體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
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
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
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
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
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

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
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大常家其恩
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
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
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
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上帝幸其家問
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幄刀
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

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
塋於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
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都嗣

班超傳

范蔚宗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
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
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
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筆

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

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

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
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鄙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
初夜遂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
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

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起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

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
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
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
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
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
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
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
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

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
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
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
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
曰漢使弃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
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
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
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

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
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
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
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
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
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
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
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

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
抱愛子思歸之志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
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
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
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
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
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
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

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

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

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
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
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
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
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
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
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
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

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死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
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
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
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
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
茲他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
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
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

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馬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

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徙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

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
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馬耆王
超留馬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
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
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
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
開西域置都護而馬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
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

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
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
恥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
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
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
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
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蘇武
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
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
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
土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
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
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

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

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周燮傳

范蔚宗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
願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
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
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
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

字君卿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捷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范蔚宗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閣所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
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
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
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
表閤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
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
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
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蹟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傳

范蔚宗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
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
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立
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
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嘗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肩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肩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
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
身不仕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_臣李彤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石鴻耑

謄錄監生_臣姚希發

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
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
孫國相竒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
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
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
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
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
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十

虞詡傳

宋范蔚宗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
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
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

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
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
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
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
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
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
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

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
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
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
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
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

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
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
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棱棱
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
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諄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
韓魏之交昔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
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

轡策不令有所拘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

峭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

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

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
至下辯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
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
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
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東
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
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

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日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

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

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救防無令從阿
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
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
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
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
復上書陳詡大有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
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
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

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
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
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按州及郡縣皆
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
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
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
下為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
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示劾以大逆誡駁之曰主

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
不足多誅帝納誦言答之而已誦因謂諸尚書曰小人
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
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誦
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
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誦好
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
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

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范滂傳

范蔚宗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勵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

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
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
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
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
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
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汚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
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
拔幽陋滂外孫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及齒腐

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死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

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
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
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
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
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
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

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
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滂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

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郭太傅

范蔚宗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

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
為林宗中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
不為危言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
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

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

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李業傳

范蔚宗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
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
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
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設弩射市薄命者
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
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

求賢而脇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
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蔽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
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
數年迷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
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樂融譬旨曰方
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
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
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

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
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
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
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
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
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
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

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范式傳

范蔚宗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
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
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
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
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
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
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
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

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
言曰行矣元伯生死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
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
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
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
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
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

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
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
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
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
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
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
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
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
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
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
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勵行街中子弟皆服
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
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
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
卒於官

嚴光傳

范蔚宗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立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

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
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
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
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
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
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
侯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

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
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
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
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范蔚宗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

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
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
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
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
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
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
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

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
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
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
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
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
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

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
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
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
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
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
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
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
兮東南心惛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

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啞啞固靡慙
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續仲尼兮周流
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
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
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
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
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

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
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
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
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
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
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
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史傳四十一

臧洪傳

晉陳壽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
太原太守所在有名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
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瑯琊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

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
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
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
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
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
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亦素有心會於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
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

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由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

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
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
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
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
紹見洪又竒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
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
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
惟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

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
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
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
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
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
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
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

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
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
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
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
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詰
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
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
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

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
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
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
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
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
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
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
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

塗親踈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於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

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要終覩微知
著窺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
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
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
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
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馬凡吾所
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

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
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
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
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

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
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
下微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
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
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強救洪自
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
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

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

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

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
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
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
殺之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
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
赴敵死

田疇傳

陳壽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

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竒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

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
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
可以荷珮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
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
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
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
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
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

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
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
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
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
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
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表

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
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
殺其郡寇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
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
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
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
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
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

舊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溷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
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
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
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
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
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

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
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
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
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
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
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
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
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
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
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
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
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
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
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
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

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
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
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
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
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
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
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勿
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

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祚高
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典韋傳

陳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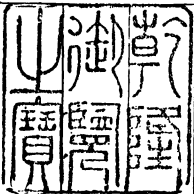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
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
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
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
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

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
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
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
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
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
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
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

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
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
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
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
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
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
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
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

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刃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鎗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扶兩賊擊之殺之餘賊

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
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
聞韋死為流涕暮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
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
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三